

寻找同窗 分享成长 睽违50年人生再青春

一张合影引发“世纪寻找”
光阴的故事里再青春

方舟 67岁 杭州人
退休前为医生

想把老同学们从杭州角角落落里“打捞”起来的急迫心情,源自2020年冬天,同班同学在微信上发来的一张厂庆退休老同志合影,当时他向我提出“灵魂拷问”：“这上面的人,除了我,其他你还能认出几个?”

我一看傻了眼。回想起,当年初中毕业,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包分配,我们那一届有5个人进了厂,这位“拷问”我的同学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这群人拍合影时,是进厂50周年,也是毕业50周年。一晃眼半个世纪过去了,人生真如白驹过隙,我内心深处被触动了:当年那个问我借课堂笔记的小孩,现在是什么模样?一张合影引发了“世纪寻找”,氛围烘托到这一步,自然是把线下同学会落实落细。

什么地方可以容纳近百号人,还能吃好喝好、歌以咏志?一位同学发动了餐饮界人脉,最终在钱塘江边觅得一处乡野雅集,席开7桌,虽然有过微信群里的预热,但是同窗相见,手握着手、眼望着眼,依然是那么亲热。

初中毕业50年,我们当中有人从基层政府部门的管理岗位上退休,心系一方百姓;有人成了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书法家,笔墨纵横千古;有人成了深耕龙井、闻香品茗的茶叶大师,白云峰下两旗新……至于我,老同学们没聊几句就开始“挂专家号”：“方舟,你看我这个老慢支的毛病,吃什么药比较好啊?”我自然“望闻问切”,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

后来,我们又把同学会开到了富阳、临安,充分感受到这几十年杭州的巨变;甚至还把同学会开到了万里之外的迪拜,咱们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,自然要多走出去看一看、学一学……

时间如酒曲,曾经不谙世事的少年个个成了“精酿”;久别后的相聚,让我们重拾无忧无虑的光阴,分享彼此的成长和变化,找回生活的青春动力,这便是同学会的意义所在。



方舟和老友们把同学会开到了迪拜。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一份名录十分唏嘘
同学成了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

周建华 69岁 杭州人
退休前为区政府干部

万万没想到,我们这一群1970届的初中生,竟然在毕业了50多年之后才张罗第一届同学会,而我就是“始作俑者”之一。

张罗一场同学会不容易啊,首先得拉群。这半个世纪,大部分同学虽然都在浙江工作,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邮箱和微信,早已成了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要搞同学会,最先明确下来的是干活的人,也即执行班子:一位同学管财务,一位同学搞后勤,还有同学负责所有的通联、摄影、文字工作。没有通讯录的我们全凭记忆回想当年“同桌的你”,并且想方设法回学校去找名录。

摸着石头过河,不断有新情况冒出来:50多年前,教学秩序不稳定,有些孩子也许读了一两月ABCD就去做木匠泥工赚钱去了。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认定是“同学”呢?我们讨论了一番,最终决定:看个人参与同学会的积极程度。

花了个把月,我们终于整理出100多人的同学名录,其中两三个人没有手机加不了微信,还有十几位已经不在人世了,十分唏嘘。最后建成的微信群有70名同届同学,还有当年的一位校长、一位班主任。

当我们身穿红衣相聚,那份激动的心情,仿佛又昨日重现……

一曲群歌一份相册
有情有义有阵地

杨元根 60岁
杭州市西湖区铜鉴湖村人

这两年,因为有了线上的同学群和线下的同学会,我的生活变得特别热闹,也跟着学会了好多时髦的话。

一切组织都有章程,咱的同学会群自然也有“群规”：“新人”进群除了自报家门,还得“爆照”,让同学们认一认,这是当年哪个调皮的家伙?

我们有感而发,以《世纪之握》为曲名,拟了歌词,大家集体改编后,定稿为:“你是谁?他是谁?相见不辨瘦高矮,同学一声满眼泪。你几岁?他几岁?五十冬夏鬓毛衰,半世劳作风雨随。雏燕志,梦想追,长空搏击无所谓,勤奋耕耘硕果累。世纪握,飞燕归,四海之内情最重,有情群里来相会。”这篇歌词由懂乐理的同学谱曲、弹奏,并用手机录制音频。大家都说,费尽千辛万苦,终于从无到有建起了同学群,现在可算是“有人有歌有照片,有情有义有阵地”。

有了群歌,自然还得有群相册,方便彼此识认。我们搜集了每位同学50年前的一寸照和50年后的生活照,按照时下网络流行的“Before”&“After”模式,制作成视频相册,转发在朋友圈里,那真是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啊。点赞近百,留言数十,有人感叹:“看了你们的世纪之照,并不觉得岁月是把杀猪刀,每个人褪去青涩懵懂,包浆了智慧稳健,从一群少年的成长,能看到一个社会的进步。”

同学会的故事

本报记者 孙磊

“恰同学少年,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”毛主席所作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词句,成为当下许多“世纪同学会”的主旋律。当少年同窗睽违50年后重逢,还记得“鹰击长空、鱼翔浅底”的青春壮志吗?还能回忆起“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”的临别赠言吗?

为什么大家如此热衷于组织同学会?记者探访三位经历迥异的前辈,听一听他们的获得感。



1970届同学身穿红衣相聚。